

第三章 艺术构思与写作技巧的比较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要善于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人、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关心人们的各种命运，设身处地地体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色彩和节奏，从生活中获得只有作家个人才能捕捉到的那种独特的感受，抓住最能代表人物性格的特征和行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不能简单地记录事实，而需要把日常的生活现象典型化，这就是孕育作品时的艺术构思过程。文学创作在艺术构思的基础上，还有一个语言表达的过程。作家应当掌握语言艺术的特点和技巧。从所反映的生活出发，去寻求最恰当的语言。

第一节 语言特色

克立·巴莫亲王的《四朝代》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题材的历史长篇小说，其创作充分显示出了克立·巴莫亲王的语言才华。作者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用简单而优美的语言，准确而富有特色的俗语或成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泰文版《四朝代》这部小说的语言非常精到，可能不太华丽，但很准确，而且充满历史的古朴与厚重。所以这部小说往往成为人们学习泰语的材料。但是中文译本的语言与之相比却逊色了很多。现在我们讲的语言特色，主要指的是《四朝代》泰文版的语言特色。

克立·巴莫亲王在这部文学作品中的遣词造句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都与作品内容的需要相一致。某一个情节需要快速推进，作者都会选用适当的语言，以求能够与故事情境相协调。无论是描写布雷木对国王的忠诚，还是写新一代青年的叛逆，或者描写曹伊的活泼调皮，作者都是通过精妙的语言艺术来表现。

克立·巴莫亲王善于运用简单而可读性很强的语言来讲故事。如果我们只是粗略地阅读，而不进行深入思考的话，我们会觉得克立巴莫的语言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深入思考之后，就会发现，用最简单平常的语言创作

一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的缤纷多彩的文学作品是多么不容易。

ฉันเห็นน้ำพระทัยท่านแล้ว เลขอ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อะไรไม่ลง แต่แรกเคยนึกว่าจะ
ถวายตัวขึ้นให้เป็นนักเรียนทุนส่วนพระองค์ ถ้าฉันขอก็คงจะได้แต่คิดไปก็ไม่ขอละ ฉัน
สงสารท่านคนอื่น ๆ ที่ได้รับพระมหากรุณา เขากินอยู่อย่างฟุ่มเฟือย ไม่ต้องอนาทรร้อนใจ
แต่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เองเสียดีกทรงอยู่อย่างง่าย ๆ ถ้าฟังแต่พระองค์เองก็หมดเปลืองไม่เท่าไร
เสวยนิดๆ หน่อยๆ เครื่องต้นเย็นๆ ชืดๆ ไม่เป็นรส สนับเพลางบางที่ก็ขาด บางที่ก็ทรง
พระภูษาแดงผืนเดียวประทับทรงพระอักษร เขาตั้งน้ำบาร์เลย์ไว้ถ้วยหนึ่ง น้ำยาอุทัยถ้วย
หนึ่งก็เสวยไปจนหมด ไม่เห็นจะ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 ฉันคิดๆ ดูแล้วว่า ราชจ่ายส่วนพระองค์
แท้ๆ นั้นขนาดนั้น ก็ถวายได้ไม่แพงเกินกว่าที่จะรับเป็นอุปฐากพระองค์หนึ่งเลย^[1]

我了解国王的胸襟，所以不向国王乞求什么。开始，我曾想为达岸
要求皇家留学生，如果我乞求，一定会恩准。后来想想，还是不去求的
好。我理解国王，理解国王的难处。别的人得到圣恩宠渥，奢侈浪费，
毫不可惜。但国王自身却不浪费。他的住处并不华丽，吃的很少，用具
也都是一般的物品并不高级。我想，如果只是国王一个人的支出，我都
能贡献得了。^[2]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能够看到，作者用了最简单而且礼貌的语言，表现了布
雷木对国王的忠诚。例如“我了解国王的胸襟。”“不向国王祈求什么（เลขอ
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อะไรไม่ลง）”“我理解国王（ฉันสงสารท่าน）”“得到圣恩宠渥（ได้รับพระ
มหากรุณา）”等等。通过这些词语，我们都能感受到布雷木的忠诚之心。但是这

[1] ม.ร.ว.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สี่แผ่นดิน เล่ม 1 พิมพ์ครั้งที่14 .กรุงเทพฯ:สำนักพิมพ์ดอกหญ้า.535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551

些词语都是很简单的。

在写到帕洛伊心理的时候，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เมื่อได้ฟังคำอธิบายของพ่อเพิ่ม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สมบูรณ์พูนสุขของบ้านเมือง ทำให้
พลอยรู้สึกว่ คำอธิบายของพ่อเพิ่มก็นับว่าใกล้เคียงความจริงอยู่มาก การแต่งกายสมัยนั้นก็
ดีการกินอยู่อย่างฟุ่มเฟือย การใช้จ่ายอย่างฟุ้งเฟ้อ ตลอดจนกาล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ชันกันก็ดี ตาม
คำพ่อเพิ่มว่า เป็นสัญลักษณ์ของยุคที่บริบูรณ์ 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ว่าทุกคนในสมัยนั้น อาศัย
ความสมบูรณ์พูนสุขของบ้านเมืองอันเป็นผลจาก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ในยุคก่อน ได้ใช้ชีวิตประจำ
วันอย่างสุขกายสบายใจ ปราศจากปัญหา ปราศจากความข้งใจ และด้วยความรู้สึกอัน
แน่นอนปราศจากความวิตกกังวลถึงอนาคต^[1]

帕姆的解释可以说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那是衣着打扮也好，吃住也好，挥霍浪费也好，都是那个时代生活富裕的标志，证明那是的每一个人都依靠着国家积累的财富，尽情地享受，无忧无虑地生活。那是生活最富裕的看来是那些供职宫廷的人员。这些人生活十分富裕，从不缺这少那。有的人奢侈无度，有的人则以奇怪的方式炫耀自己的财富。^[2]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作总结性的叙述的时候，也都是用一些比较简洁的句子，但是却能使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十分清楚。克立·巴莫亲王在这里面两用了四个“ปราศจาก”，类似于中文排比的修辞手法，它增强了语言的气势，并起到了一种强调作用。而且作者还用了“สมบูรณ์พูนสุข”“สุขกายสบายใจ”等四个字的结构。这有些类似于中文中的四字成语，这样就会使句子看起来比较整齐，读起来也比较顺口，从而增强了文章的韵律性和可读性。

[1] ม.ร.ว.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สี่แผ่นดิน เล่ม 1 พิมพ์ครั้งที่14. กรุงเทพฯ:สำนักพิมพ์ดอกหญ้า.534

[2] 高树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549

这样的例子在《四朝代》中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由上面两个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运用的都是极其简单普通的词句，这样就使文章读起来比较简单，也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轻松快乐，不至于佶屈聱牙。这种简单词句的运用也使文章的语言比较朴素而不华丽，更能给人一种真实感，会让读者感到作者在作品中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此外，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运用的大多是长句，短句运用的比较少。下面我们只简单举几个例子。

跟赛伊阿姨从家中回来后，帕洛伊的生活和过去一样，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那就是贵妃对帕洛伊更加关心了。^[1]

开始时，帕洛伊并不太关心，因为她还没认识到落髻对自己有多大意义，也想不出自己在这仪式中扮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在眼看快到规定日期的时候，赛伊说要带曹伊结和帕洛伊先出宫回家去住上几天，因为还有好多事需要在曹伊家中准备。^[2]

像上面这样的长句在文中比比皆是。这些长句的运用能够使表述意思更加清楚准确，表达也更严密，同时能够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并且使文章在语义上更为贯通，使语言气势更为雄浑磅礴。

克立·巴莫亲王在作品中很少用华丽的修辞手法。在文章中比喻句的使用是不太多的。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在整部作品中，比喻句的使用也就四五十个。对于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来讲，几十个比喻句可算是极少。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100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101

聚在帕洛伊心头的种种感觉好像是烈性炸药，只要没有引信引爆，帕洛伊还不会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与悲哀。^[1]

我们好不容易把她抚养大，为她操碎了心，可她长大了，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就不听大人的了，他要怎样就怎样，哪儿还管大人的意见？^[2]

以上只是简单地举了两个比喻句的例子。在《四朝代》中，这样的比喻句是比较少的，这可能跟作品的性质有关系。因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作品中的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都是真实的，是可以考察的，只是人物是作者杜撰的。所以，为了能够保持作品的真实可信性，作者减少了比喻等修辞手法的使用。据笔者猜测，作者可能害怕使用过多的比喻等修辞手法，会削弱作品中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的真实性。

老舍的《四世同堂》在语言方面，也是很值得称道的。老舍不但是文学巨匠，而且还是一位语言大师。老舍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其语言也充满的京味。老舍在《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京味的语言。因为《四世同堂》写的是北京的人、北京的事，所以作品中运用京味语言进行叙述，会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同时也使作品具有朴素的音乐美和绘画美，使作品散发一种独特的地方韵味。

在《四世同堂》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北京口语。如：

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

“讪脸”这个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语，表示小孩子在大人面前嬉皮笑脸。

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磨菇？

在这句话中，“赶明儿”和“磨菇”都是北京方言口语，“赶明儿”的意思是“以后”，“磨菇”指的是磨蹭，浪费时间，做事不爽利。

这一程子了，我夜夜失眠！

“一程子”，时间名词，指一阵子的意思。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25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72

你已经不是特高科的科长了，横是不敢再拿人！

“横是”，表示不管怎么样的意思。

以上是从《四世同堂》中找出的一部分带有北京方言口语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在作品中还有很多很多，以上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作者在《四世同堂》还运用了很多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歇后语和俗语。如：

我仿佛是教人家给扣在大缸里啦，看不见天地！

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儿，怕走大了脚？

这两句中的“教人家给扣在大缸里——看不见天地”和“裹脚的小妞儿——怕走大了脚”都是具有北京特色的歇后语。

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怎会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

他妈的，用共和面弄坏了我的肚子，又给我点药，打一巴掌揉三揉，缺他妈的德。

在这两句中，“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和“打一巴掌揉三揉”是北京人的俗语。

老舍还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真实的北京地名，而且作品的历史背景也是真实的。这与克立·巴莫的《四朝代》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老舍在《四世同堂》运用的大多是短句，这与《四朝代》有所不同。如：

日本人要卢沟桥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1]

老三你说对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2]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

人们的眼，画家的手，诗人的心，已经不敢看，不敢画，不敢想北平的雄壮伟丽了！^[1]

钱先生就好象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2]

这些短句的运用符合人们的说话习惯，同时能给人以简洁有力的效果，能渲染一种紧张激越的氛围，而且还给人以肯定有力的效果，读起来节奏性也比较强。

与《四朝代》不同，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可以说比喻的运用成了《四世同堂》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如：

见到他们，（三个，一个便衣，两个宪兵）晓荷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指头尖上，全身象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3]

大赤包听见了，马上把双手叉在腰间，象一座“怒”的刻像似的。“放你娘的驴屁！”^[4]

第一个比喻形象逼真地写出了汉奸的丑态，第二个比喻的运用，一下子使人物活了起来，有了立体感，仿佛就在眼前。

这样的比喻句在《四世同堂》中俯拾即是，在此不再一一罗列。总之这些语言都凸显了《四世同堂》语言运用的“京味”特色。

总之，克立·巴莫和老舍都是语言运用的大师。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各自的语言特色。无论是朴素简单的语言，还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京味儿语言，都是文学作品本身的需要。这两部文学作品在语言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值得我们慢慢玩味。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46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94

[3] 老舍.四世同堂.四川:四川出版社, 1979.949

[4] 老舍.四世同堂.四川:四川出版社, 1979.174

第二节 人物塑造

克立·巴莫亲王创作的《四朝代》这部现实主义巨著，林林总总共描写了75个人物。其中贵族41人。中产阶级大概是19人，贫民15人。可以说《四朝代》是一部泰国各个阶层的人物群谱。

作者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主要以语言描写、心理刻画、动作描写以及细节刻画等几方面进行人物塑造的。

克立·巴莫亲王在《序言》中这样说：“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性格时，作者是严格地遵循了真实的原则，力求不让这些人物说或做有悖于历史真实的。……就是帕洛伊的服饰的式样和颜色等细节描写，作者也不敢穿凿附会，妄加汗漫之言，总要切合历史真实方罢。”

由此可见，作者在《四朝代》中对人物塑造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帕洛伊紧张得头也不敢抬，甚至连瞧一下周围也不敢。特别是一只手还要端着盘子，唯恐手一酸，盘子掉下去。可是盘子似乎每前进一步便加重一分。帕洛伊甚至连用两手端盘子都不敢。因为两手端着盘子势必要抬起头来，所以只好一只手端着盘子，另一只手和双膝艰难地爬行着。^[1]

这段话是描写帕洛伊初进宫时，觐见贵妃时的情景。作者并没有正面去描写帕洛伊的紧张，没有写她紧张得大汗淋漓，浑身颤抖等等。而是通过端盘子的几个简单的动作，就把帕洛伊紧张害羞的状态描摹地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而且在写帕洛伊的漂亮时，作者也并没有正面地去进行帕洛伊的外貌描写，而是通过他人之口的赞叹来表现帕洛伊脱凡超俗、温文儒雅之美。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9

贵妃用手托起帕洛伊的下巴颧儿，仔细瞧了瞧面孔，笑道：“小脸蛋儿怪可爱的，比妈妈还美丽，皮肤也柔嫩、光润。不愧是贵族之女。”^[1]

“帕洛伊，你长得真漂亮呀！”翠伊仔细看了看妹妹后，满意地说。^[2]

帕洛伊的美丽就是这样通过他人之口来表现，这更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因为各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不一样，所以作者不进行正面的容貌描写，这样就给读者以广阔的联想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去想象帕洛伊的美丽容貌。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塑造曹伊这一活泼顽皮的人物形象的。

赛伊一眼瞥见了孩子，就用手敲着地板叫道：

“曹伊，快过来，坐近一点！看一会我不捶你！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到现在才回来，死丫头！”

一听到赛伊的喊叫，曹伊脸上马上失了色了，膝行到赛伊敲的地方坐下。

“瞧！”赛伊叫道：“棒，真是棒极了！还坐在这儿装正经，看你脸上，身上都脏成个什么样儿了？你好好地先讲一讲到哪儿去了，到这半天才回来！刚才贵妃用餐，也不见你个影儿。好好讲来！”

“到掖庭去了！”曹伊回答得象是去不得一样。

“到那儿去找谁？”赛伊继续厉色地盘问。

“到拉麦房里去了。”

“哪个拉麦？”

“监工拉麦。”曹伊慢吞吞地答道。

“去干啥？”赛伊毫不放松。

“跟她妹妹玩。”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2]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从早上到下午都玩了些啥？还做了些什么？”赛伊找茬儿般地问。

“后来到启燕阿姨房里去了。”

“去吃点心了吗？”

“吃了腊肠。”曹伊并不畏缩。^[1]

由上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曹伊的顽皮淘气，没有正面着笔，而是通过这样的语言描写来表现曹伊的活泼个性，给人以鲜活生动的感觉。

这就是克立·巴莫亲王在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不用费过多的笔墨去描述去描摹，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几个动作，几个细节描写就能够把一个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的鲜活鲜明生动。

老舍作为一个语言大师，在塑造人物方面也是有一套的。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也塑造了大大小小 41 个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主要突出塑造其小市民的个性特征。

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他是我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地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悉的老人却是他那个样子。这里，他所熟识的指的是那群在北京的文化土地上生长，浸透着北京的文化心理、人伦关系和风俗人情的老北京市民，指的是那些恪守封建宗法道德思想的“旧派”人物，如祁老人、李四爷、常二爷等。正因如此，《四世同堂》中，他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也是这一类人物。助人为乐的李四爷作为里长，千方百计地帮助小羊圈胡同居民解决生活中的难题，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收取乡邻的钱物。邻居已喝不起茶叶，他却不得不代日本人如数征收喝剩的茶叶，为此，他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忍受邻里的责难、埋怨和不满。但是当长顺儿子将被日本人摔死的瞬间，他还是果断上前，奋力营救孩子和长顺媳妇，最后惨死在了日本人的淫威之下。在老舍的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北京小市民形象呼之欲出，他们在北京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和斗争，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笑都表现着北京历史文化的足迹。

老舍塑造人物不但是从语言，动作，心理等方面进行刻画，而且老舍还善于外貌描写以及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从而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形象，生动。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海曙他的身量最高。……身量高，长脸，拓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它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1]

通过这段肖像描写，祁老人的形象一下子就鲜活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就像一幅画一样。作者在描写到日本人的凶残冷酷无情时，是这样写的：

他（钱默银）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像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了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清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了一声：“犯了什么罪？”^[2]

作者没有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日本人如何的残酷，如何的无情，如何的狠毒，而仅仅用了两个比喻句就将日本人的丑相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语言大师的高明之处。

总之，《四朝代》和《四世同堂》在人物塑造方面，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两位作家在塑造人物方面又具有相同之处。例如在人物的语言、动作、细节等方面，两位作者都恰到好处。但是，老舍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善于塑造平民百姓等小人物，而克立·巴默亲王更善于塑造贵族人物。老舍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而克立·巴莫则很少使用修辞手法。

第三节 叙事方法

[1]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4

[2] 老舍.四世同堂.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47

在比较《四朝代》和《四世同堂》叙事手法之前，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叙事模式（方法）？关于叙事模式，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指出：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应该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1]

在叙事角度上，克里·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采用的是全知叙事，作者不但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情节，时间的发展方向，而且每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方向，心里的一切隐秘，以及每个人物的感情的微妙变化，作者都了如指掌。比如：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帕洛伊给自己的子女算命的情节。实际上这个情节已经透露出了，欧恩、达岸、傲德以及布拉排这些人物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性格特征，作者早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说，克里·巴莫亲王在作品中采取的是全知叙事的结构。

而全知叙事的角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很常用的一种叙事结构，那么什么是全知视角？全知视角是在小说创作中常用的叙述形式。一般以第三人称为主。

全知视角即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等无不处于其主宰之下，调度之中。^[2]

为什么克里·巴莫亲王会在作品中运用这种叙事结构呢？笔者认为，克里·巴莫亲王自幼就受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克里·巴莫亲王作为一个华裔，小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教他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诸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而且克里·巴莫亲王也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还是一名《三国》的研究专家。所以克里·巴莫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这种全知叙事结构是非常熟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4

[2] 中国百科网.<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wenxue/2007/20071113632313.html>

悉的。而且,《四朝代》这部小说,从头到尾一直使用第三人称来进行叙事。

在叙事时间上,作者采取的是连贯的叙事时间。故事都是有头有尾,而且都是由头至尾依次道来。克立·巴莫在作品中就是利用这种叙事时间。他从帕洛依的小时候写起,一直写到她的成年,成家。而后写到她的老年,最后写到她的离世。这一过程都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的。在叙事的中间,并没有产生故事情节与叙事时间错乱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并未采取倒叙、插叙等方法。

在叙事结构上,克立·巴莫亲王的《四朝代》并不是以情节、心理等为中心的。而采用的是连续叙事,在《四朝代》中基本上没有倒叙和插叙的叙事方法。作者都是根据主题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将情节向前推进。

克立巴莫亲王将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放在了历史背景上。小说将以帕洛伊为主的各种人物,放在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中,以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为主要推动力。故事情节是随着各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按照历史时间来不断向前推进的。就像克立·巴莫亲王自己说的:

“《四朝代》则恰与戏剧相反:即作者在故事中所写的全部历史背景都是实有其事的,真实的,而且是作者认真调查过的与历史真实吻合的实事。在这次汇辑成册时,作者还尽了最大努力严格审校,俾使书中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与生活细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真实。……作者也不敢穿凿附会,妄加汗漫之言,总要切合历史真实方罢。所以故事中的这些任务也就变成活生生的真人活跃在我的笔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意图在于向读者展现出自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王至拉玛八世王这一时期的各种历史事件的背景画卷。”^[1]

在作者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是以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为主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的。所以在叙事结构上来讲,《四朝代》是以历史背景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老舍的《四世同堂》跟《四朝代》在艺术创作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处。

在叙事角度上，老舍的《四世同堂》采取的也是全知视角，同样在《四世同堂》中作者也是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作者对作品中的心理，性格的发展，以及微妙的变化全都了如指掌。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以一斑窥全豹。例如：

他想得到，城里没有果品，是因为，城外不平安，东西都进不了城。他也知道，月饼的稀少是大家不敢过节的表示。他忽然举得浑身有些发冷。在他心中，只要日本人不妨碍他自己的生生活，他就想不起恨恶他们。^[1]

由这段话我们能够看出，作者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而且作者知道故事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情况，以及人物的心理感受和复杂微妙的变化。

老舍受中国古典小说及民间说唱的影响很深。他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就已经广泛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们，老舍自幼就阅读了诸如《古今传奇》、《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所以从老舍的小说叙事模式中，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影子。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多是以全知叙事为主的，故老舍在《四世同堂》的叙事角度和《四朝代》的叙事角度是一样的。

在叙事时间上，老舍的《四世同堂》主要采用了连续叙事的方式，主要是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规律，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推进情节的。但是在连续叙事之中，作者有穿插了到叙和插叙的手法。例如，作者在描写钱默银被日本抓走坐牢受刑的情节中，作者并没有按照时间的前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作者写道钱默银被抓走之后，并没有接着写在狱中的受刑情况，而是戛然而止。转而另述其他。在后面的情节中，才以钱默银回忆的形式穿插描述了其在狱中受刑的情形。所以在叙事时间上，老舍的《四世同堂》跟《四朝代》在总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四世同堂》又有些许的不同，在连续叙事中，又穿插了插叙和倒叙的叙事形式。

在叙事结构上，虽然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是作者并

[1] 高树榕、房英译.四朝代序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不是以抗日战争为主的。作者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主要是想通过小市民的日常生活 的变化,表现普通民众的抗日的情况。从而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的劣根性。所以这部小说是以故事情节为主。以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点。

《四世同堂》无疑是老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收获,它所取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主要应归功于作者文化视角的选择。小说在抗战的大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作者理性与情感上不同的审美选择又决定了其对小说中正反人物不同的审美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同时又带来了一定的艺术局限。《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以几个家庭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他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因此老舍在作品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众所周知,“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

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所以说《四世同堂》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点上与《四朝代》又是明显的不同。

总之，在叙事方法上《四朝代》采用的是以全知视角以历史事件和背景为中心的连续性叙事；而《四世同堂》则是以全知视角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连续性叙事，兼采用穿插和倒叙的叙事方式。



结 语

克立·巴莫和老舍是泰中两国著名的作家。《四朝代》和《四世同堂》分别是两位作家创作的长篇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两部文学作品，无论是从作者，作品内容，主题思想以及创作技巧方面都有着相同点与不同点。

首先两位作家的出身是不同的，老舍是平民出身，克立·巴莫是贵族出身。所以两个人的思想也是有差别的。这在两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的很明显。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是平民百姓，因为这是他最熟悉的。克立·巴莫亲王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更多是刚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因为他本身就出身于贵族阶级。

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都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四朝代》中的帕洛伊是作者塑造的一个作者理想中的完美的传统女性形象。而《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同样是老舍塑造的一个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于一身的完美的家庭妇女形象。克立·巴莫和老舍通过塑造这么多的人物形象，所表达的思想也是不同的。首先克立·巴莫亲王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是对传统贵族生活的怀念，对封建君主制度的还念。而老舍则是要表现贫民百姓的抗日生活，并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根源。

在这两部作品中，两位语言大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特点。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并未有什么华丽的语言和高深的修辞技巧，只是用最平凡，最简单，最朴实的语言，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副复杂多变的历史画卷。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者这些简单的语言，感受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会使读者在阅读时不会感觉太艰难，太深奥，从而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读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的理解。

老舍的语言充满着“京味儿”。老舍的语言是纯正的背景平民语言。作者在《四世同堂》这部文学作品中，不但把京味儿语言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作者还用了诸多的修辞手法，诸如比喻，夸张，比拟等等，特别是短句的运用，更增加了作品语言的力量。

在创作技巧上，克立·巴莫亲王在《四朝代》中采用的是以全知视角以历史

事件和背景为中心的连续性叙事；而《四世同堂》则是以全知视角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连续性叙事，兼采用穿插和倒叙的叙事方式。

总之，对两部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本文是笔者在对两部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后的一点见解和想法，不一定正确。若能够为以后对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将不胜荣幸。

